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威音

第九期

威音第九期目錄

圖	論	宗	釋	專	雜	新
畫	說	乘	經	著	記	聞
	破除迷信	入佛指南	地藏本願經略釋	般若與業力	影響軒叢話	國內之部 國外之部

日本弘法大師像



論說

破除迷信

現在一班羣衆的呼聲中 往往喊着一句最時髦的口號 就是說「破除迷信」好像不如此 就不免爲時代的落伍者

我是一個學佛的人 聽了他們所喊的這句「破除迷信」的口號 正合我欲呼而未呼的心懷 我也不禁加緊的喊一聲「破除迷信」

在我欲喊之前 我須鄭重聲明的 我雖然也喊着破除迷信的口號 却與他們所喊的破除迷信的事實 適得其反

因爲他們所說的迷信的範圍 有時却將真實的佛法 都包括在迷信之內 而那些迷信極了的事物 他們反不以爲迷信

我所說的 除了佛法的真實義不是迷信以外 其他一切的萬事萬物 沒有一件不是迷信。又我所說的 除了真實學佛的人是破除迷信者以外 而一切世界上的人 所謂破除迷信的不學佛者 和假學佛者 他們的心理 那一個不是充滿着迷信

經說「信爲道源功德母」又說「信滿成佛」若迷了信 便是失掉了一切功德 便是迷錯了無上的佛道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 最注重的就是「信」 最刻不容緩之舉 就是破除迷信

狠好 今天趁着人們喊着「破除迷信」狠熱鬧的時候 待我將我們的「破除迷信」的口號 喊將出來

我今欲高呼我們的「破除迷信」 我先得將破除迷信的範圍 約略表白
我簡直的說 真實學佛者 纔是不迷信 所謂迷信的 就是一切掛名學佛者 和不學佛者

我們試看那些迷信於求佛敬神搖籤問卦以爲可以求名求利趨吉避凶的人們罷
他們雖然口說信佛 而實不知學佛爲何事 像這種的人 真可以稱他是迷信
我們試看那些混跡廟宇的齋公齋婆罷 他們的腦海內 常常充滿了一些怪誕
無稽的影像 蚩蚩茫茫 他們雖然掛名學佛 他們何能懂得佛法真實義的半點
像這樣的人 真可以稱他是迷信

以上兩端 便是掛名學佛而不知學佛者的迷信 還有那些不學佛者的迷信
更加厲害

我們試看那些迷信金錢爲萬能的罷 他們彼爭此奪 互相欺騙 社會的罪惡
被他們造成 縱然一旦賺得些錢財 住洋房 坐汽車 飲酒作樂 忙個不了
而他們的自身 還是病痛 還是貧窮 還是恐怖 還是死亡 苦惱有餘 安樂不
足 金錢的罪惡無窮 金錢的能力何在 所以我們應當努力破除金錢上的迷信
我們試看那些迷信勢力爲萬能的罷 他們小而爭權利 攘地位 大而做軍閥

搶地盤 於是乎弄得社會糟亂 弄得國家分裂 弄得民生凋敝 而他們的本身仍舊一介匹夫 被人壓迫 作惡有餘 爲善不足 困苦終身 能力何在 所以我們應當努力破除勢力上的迷信

我們試看那些迷信人世的一切爲實有的罷 他們對於世間的事物 任情取著 貪瞋癡愛 隨處表現 於是生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苦苦 怨憎會苦 愛別離苦 求不得苦 一切衆苦 隨之而起 到頭來四大分散 五蘊皆空 人世的一切 何嘗實有 所以我們若要澈底的破除迷信 就應破除人世間的取著

我們都是生存在人世間的人 我們都是離不了財力二字 我們更離不了人世間的取著 那麼 我們却不能離開這迷信二字了 更不能喊這破除迷信四字了 這是如何落伍而沈悶的事呢

話說到此 我就要奉勸諸君學佛了 我就以學佛的方法 奉勸諸君實行破除一切的迷信 而歸於正信了 我還要奉勸諸君不要迷信的學佛掛名的學佛 而應

當求取佛法的真實義了

佛法的真實義就是空 就是澈底的第一義空 能夠站在這個空的上面 自然就沒有了金錢上的迷信 勢力上的迷信 乃至一切世間的取著的迷信了

佛法的真實義就是不空 就是無量功德之所含藏 能夠站在這不空的上面 自然也就有了佛法的正信 自然也就破除了~~一切迷信~~

所以必得站在佛法的真實義上 纔可以破除迷信

假使世界上的人 都說要破除迷信 那麼 我就要奉請世人 都來學佛罷

本刊流通處

上海 寶山路口 佛學書局

上海 北京路泥城橋 功德林佛經流通處

上海 福州路 北新書局

青島 佛學研究社

北平 東坡大佛寺 佛經流通處

北平 宣外法源寺 中華佛學院

長沙 金線街十號 文平居士

長沙 府正街 古今書局

漢口 寶善堂 蓮華寺

常熟 大東門內魚家橋 瞿伯廬先生

此外各佛教機關及各書局有願代銷本刊者請隨時

賜函敝發行處接洽爲荷

本社謹啓

宗乘

入佛指南

(續第八期)

本論 (續)

第一章 大乘各宗述要

丙 判教

天台宗

此宗以前 雖有判教一法 不過是教義上發展的輔助 到了後來 此宗的精神 幾乎完全在判教的上面 所以此宗對於如來一代時教的判釋 最為詳備 就時的方面 說爲「五時」 從教的方面 說爲「八教」 此五時八教 便是天台宗對於一大藏佛教的判解

在「五時」中

一華嚴時 說華嚴經

二阿含時 說阿含經

三方等時 說維摩楞伽等經

四般若時 說般若經

五法華涅槃時 說法華涅槃經

又此五時 配當五味 華嚴爲乳 阿含爲酪 方等爲生酥 般若爲熟酥 法華爲醍醐 五味之中 醍醐最上 諸經之中 遂亦以法華涅槃最爲圓妙

在「八教」中 又分爲二 所謂「化儀四教」「化法四教」 就如來教化的機應而言 便謂之化儀 就如來教化的法門而言 便謂之化法 此「化儀四教」中

一爲頓教 當大乘利根的機 說華嚴頓入的教法

二爲漸教 當大小乘鈍根的機 說阿含方等般若等漸進的教法

三祕密教 在一會中 或爲此人說頓 爲彼人說漸 彼此互不相知 各

得利益的教法

四不定教 在一會中 說頓說漸 彼此互知 而各得利益的教法

在「化法四教」中

一爲藏教 即是小乘教的異稱 說示生滅四諦十二因緣六度二諦的法門

令鈍根的衆生 證入二乘的小果 此又謂之界內事教

二爲通教 即是通於三乘的教法 說示無生四諦十二因緣六度二諦的法門

此又謂之界內理教

三爲別教 即是別於三乘 獨爲菩薩而說的教法 說示無量四諦十二因緣

六度二諦的法門 此又謂之界外事教

四爲圓教 即是圓融最上的一乘教法 說示無作四諦十二因緣六度二諦的

法門 此又謂之界外理教

五時入教 既如上說 此宗以法華爲本經 在五時中 爲第五時 味當醍醐

在化儀中 爲非頓非漸非祕密非不定 純圓獨妙 在化法中 爲圓教一乘 此宗的教相 於此可見了

在此宗所立的一代時教上 正說一切教化的法門的 便是化法四教 而在化法四教中 正說本宗的教義的 便是圓教一乘 所以圓教一乘的說法 卽是此宗教義的所在

華嚴宗

此宗立「五教二十宗」以判釋如來一代的教相

所謂五教 係將一切經教 判爲五類

一小乘教 又稱愚法聲聞教 被於鈍根小機 但說生空 而不明法空的

如四阿含經毗曇成實等論 卽是此教

二大乘始教 卽是大乘初門的教法 如中觀論等 說真空無相之道 謂之

空始教 如瑜伽論等 說諸法相之義 謂之相始教 雖說大乘 而未能

開顯大乘微妙理性的 卽是此教

三大乘終教 是當大乘純熟的機根 而說的盡理之教 如「楞伽」「勝鬘」等經 「起信」「寶性」等論 立真如緣起 而談事理融卽 一切成佛之目的 卽是此教

四大乘頓教 卽是大乘速疾頓悟的教法 所謂一切 都是妄想 一念不生 卽名爲佛 不立斷證的階位 而直顯法性的妙理 如禪宗所明的 卽是此教

五一乘圓教 卽是圓滿最上的教法 二乘劣機 不能領解 如華嚴經 說事事無礙 極諸法的體性 談主伴具足 明果相的圓滿的 卽是此教 此一乘教 又有二種 一爲同教一乘 二爲別教一乘

同教一乘 係同於三乘而顯一乘義 當漸進的機根 法華經屬之

別教一乘 係別於三乘而直顯一乘義 當頓入的機根 華嚴經屬之 所謂十宗 卽是將一切佛教的宗派 別爲十種

一我法俱有宗 說我與法 俱爲實有 如小乘教內「犢子」「法上」「賢胃」「正量」「密林山」「鷄胤」部等

二法有我無宗 說一切無我 而法體恆有 如「一切有」「雪山」「飲光」「經量」部等

三法無去來宗 說示現在法有 過去法無 如「化地」「法藏」「大衆」「多聞」「制多山」「西山住」「北山住」部等

四現通假實宗 說示現在法爲假有 亦爲實有 如說假部

五俗妄真實宗 說示世間虛妄 出世真實 如說出世部

六諸法但名宗 說示諸法但有假名 無有實體 如一說部 以上六宗 並是小乘教

七一切皆空宗 說示諸法皆空 是大乘始教

八真實不空宗 說示真如性體 是大乘終教

九相想俱絕宗 絕諸言慮 直證真體 卽是大乘頓教

十圓明具德宗 說示圓滿具足法界萬德 卽是一乘圓教

此宗教義的立場 在五教之中 便是一乘圓教 又是別教一乘 在十宗之中

便是圓明具德宗

禪宗 此宗稱爲如來的教外別傳 離言絕相 不立文字 所以佛說的一

切言教 皆非此宗的正傳 而在此宗 也就無所謂教相的判釋

在後來各宗諸師判教的裏面 稱說此宗 或爲性宗 或爲頓教 便是因爲此

宗不立教相 直闡實相本體的緣故

淨土宗 此宗以念佛的因緣 仗阿彌陀佛的本願他力 求生淨土 其修行

的法門 在各宗中 較爲簡易 於是此宗的先德 對於如來教相的判釋 立爲「

二道」

一難行道

二易行道

或立「二門」

一聖道門

二淨土門

「二道」的解釋 在龍樹菩薩的十住毗婆沙論易行品內說

「菩薩求阿毗跋致 有二種道 一者難行道 二者易行道 難行道者

謂五濁之世 於無佛時 求阿毗跋致爲難 此難乃有多途 粗言其五

一者外道相善 亂菩薩法 二者聲聞自利 障大慈悲 三者無願惡人

破他勝德 四者顛倒善果 能壞梵行 五者唯是自力 無他力持 如斯

等事 觸目皆是 譬如陸路步行則苦 易行道者 謂但以信佛因緣 願

生淨土 乘佛願力 便得往生彼清淨土 佛力住持 卽入大乘正定之聚

正定卽是阿毗跋致 譬如水路乘船則樂」

「二門」的解釋 在道綽禪師的安樂集內說

「一切衆生 輪迴生死 不出火宅 良由不得二種聖道 以排生死 何者爲二 一謂聖道 二謂往生淨土 其聖道一門 今時難證 一由去聖遙遠 二由理解深微 唯有淨土一門 可通入路」

此宗宣說淨土的法門 以所依的淨土經教爲易行道 爲淨土門 而以其他的一切教法爲難行道 爲聖道門 此卽本宗對於如來教相的分齊

真言宗

此宗立「二教」十住心」以判釋一切的教法

所謂「二教」者

一顯教 卽是釋迦牟尼如來應機顯說的一切大小乘的教法
二密教 卽是大日如來法身內證的真言祕密教法

所謂「十住心者」

一異生羝羊心 諸有衆生 殺盜昏婬 造作罪業 有如羝羊 自投於三惡

趣的 卽屬此心

二愚童持齋心 諸有衆生 發行善心 持齋行善 雖可以生於人道 而不能得出世的解脫的 卽屬此心

三嬰童無畏心 外道仙人 求生天道 不慮久後的退墮 不脫世間的生死的 卽屬此心

四唯蘊無我心 小乘教人 脩習四諦 知一切無我 而認法體爲有 證我空而不能證法空 此卽聲聞乘的教法

五拔業因種心 觀十二因緣 能自斷業苦種子 而不能濟度衆生的 此卽緣覺乘的教法

六他緣大乘心 大乘教人 爲欲自利利他 開示依他圓成法相的至理 此卽法相宗的教法

七覺心不生心 了知諸法的實相 本來空寂 無迷無覺 不生不滅 此卽

三論宗的教法

八一道無爲心 宣說三諦圓融 萬法一如 所謂一切萬有 皆是一道清淨無爲的實相 此卽天台宗的教法

九極無自性心 說示華嚴法界 圓滿融卽 所謂十玄六相的觀法 皆是就實相的因分而說 至於實相的果分 尙是離言絕慮不可思議的境界 所以稱爲極無自性 此卽華嚴宗的教法

十祕密此嚴心 開示實相的果分 所謂唯佛與佛的祕密境界 無量萬德莊嚴的祕密曼荼羅教 此卽真言宗的教法

如上所說 卽是此宗對於一切教相的判釋 至於此宗教義的立場 在二教中 便是密教 在十住心中 便是顯教

佛學書局之志願

流通部 願將我國各地各局出版佛典及一切佛學書報彙行羅致陳列本局使諸閱者任購何書不勞他往爲禱新願請求 諸方佛經流通處刻經房暨有佛典出版各書局願源絕注俾廣宣傳

出版部 願將大藏教典分別淺深或依類編訂或擇要單行使研讀者得門而入無事旁皇爲禱新願請求 現代三藏法師通經居士指示途徑俾有遵循

翻印部 願將海外孤本研究名著學院講義及東西佛藉或與翻刻或爲譯印使潛德發光他山攻錯爲禱新願請求 海內外藏書家著述家諸大知識信示琳瑯不吝賜教

代辦部 願盡棉力爲發心法施之士審擇稿本計劃印送使佛法普及功德圖成爲禱新願請求 世界諸大善士幸垂委託決無曠越

佛學書局 謹啓

發行所 上海北火車站寶山路口

編輯所 上海開北新民路世界佛教居士林內

釋經

地藏本願經略釋

(續第八期)

釋閻浮提衆生業感品第四

夫衆生之沉淪於業苦 正佛菩薩悲願之所由發也 此品所說地藏菩薩累劫大願 皆以一切衆生之業感爲起點 故此品名觀閻浮提衆生業感品 在此釋迦法中 惟我地藏菩薩 正表大願 承佛宣化 度諸衆生 觀於此品 首卽由地藏白佛 「我承如來威神力故 分身萬億世界 拔救衆生……我今又蒙佛付囑 六道衆生 遣令度脫 唯然世尊 願勿有慮」 佛答地藏 「一切衆生 造諸業苦 吾當憂慮 汝旣畢是往願 累劫重誓 廣度罪輩 吾復何慮」之言 更可知一切衆生之罪業深重 而佛菩薩之悲

願無窮矣

夫地藏因地本願 如初品已說 今世尊復謂地藏累劫重誓者 則此累劫之中 其願非一 此所以定自在王菩薩白佛言 「地藏累劫 各發何願」 爾時佛告定自在王言

「地藏菩薩過去久遠劫中 爲一小國王 爲欲救護衆生 而發願云 「若不先度罪苦 令是安樂 得至菩提 我終未願成佛」

又過去劫中 爲光目女 爲拔救其母於地獄苦難 發大誓願 「願我自今日後 對清淨目如來像前 却後百千萬億劫中 應有世界 所有地獄 及三惡道 諸罪苦衆 誓願拔救 令離地獄惡趣畜生餓鬼等 如是罪報等人 盡成佛竟 我然後方成正覺」

過去久遠劫中 如是悲愍 發恆河沙願 廣度衆生 是故未來世中 行諸惡業 墮惡趣者 歸依地藏菩薩 卽能解脫三惡

道報 若能至心歸敬供養者 未來劫中 常獲諸天人勝報 宿命神通 如是地薩菩薩有無量不思議大威神力 廣利衆生」

佛既說已 復以此經付囑定自在王 廣宣流布 利益衆生 蓋所以尊崇地藏之弘願 悲愍衆生者深也 蓋又對諸出世之菩薩 乃以此大乘經法爲付囑也

爾時四方天王白佛言 「地藏菩薩於久遠劫來 發如是大願 云何至今猶度未絕 更發廣大誓願」 於是佛告四天王言

「地藏久遠劫來 度脫衆生 猶未畢願 慈愍此世罪苦衆生 復觀未來無量劫中 因蔓不斷 又發重願

於娑婆世界閻浮提中 百千方便而爲教化 遇殺生者 說宿殃短命報 遇竊盜者 說貧窮苦楚報 遇邪婦者 說雀鴿鴛鴦報 遇惡口者 說眷屬鬥諍報 遇毀謗者 說無舌瘡口報 遇瞋恚者 說醜陋癡殘報

……百千報應 今略說

如是等閻浮提衆生業感差別 地藏菩薩百千方便而教化之」

佛既說已 復告四方天王 「汝等護人護國 無令諸衆業 迷惑衆生」

蓋所以救護衆生 符契地藏之弘願者至也 蓋又對諸護世天王 乃以衆生
爲付囑也

專 著

般若與業力

(續第八期)

第二篇 般若論 (續)

第二章 大乘諸宗與般若

第一節 印土空宗與般若

我們本師釋迦如來 爲着行願度生 自兜率天下降 誕生於有緣的印土 成道以後 說法四十九年 機教雖有變更 所說無非般若 不惜藉着種種方便 爲請衆生宣說法要 使開道眼 想那有緣的印土 深沾法雨 親聽慈音 當如何敬謹受持 不遺鉅細

無奈印土夙奉婆羅門等外道教 流風所播 深入人心 一時脩行的人 多是

行着苦行 犧牲色身 厭離塵世 他的目的 只求自了而已 這種風氣 幾幾乎偏於全印 因此小乘的根器極多 小乘的思想極盛 我佛垂教 雖也曾將大乘的妙旨 和小乘一並宣揚 但印土於此多不契合 在馬鳴菩薩未出世以前 六百年間 所流行于印土的佛教 大概都是小乘 彼輩既自安於聲聞緣覺之中 只企求那阿羅漢辟支佛的小果 關於大乘的菩薩道 如這甚深微妙的般若 也並沒有如理如量的發揚而光大之

佛滅後六百年 當西歷第二世紀 中國後漢時代 馬鳴菩薩造大乘起信論 而後印土纔知重視大乘 但馬鳴所唱的教義 却係性相合一 與後來專弘般若法性的空宗不同

至西歷第二世紀的末葉 南天竺毗達婆的地方 有一龍樹菩薩 居於黑蜂山 受般若經的教義 唱諸法皆空的妙理 遂開印土的空宗 他曾依着般若而造出中論和十二門論 又曾解釋大品般若而造出大智度論 可知他的宗義確係從般若

而出 實在是專弘般若法性的唯一嫡派 所以又稱般若宗

但在龍樹時代 並沒有自立宗名 獨開一派 中間經過提婆 羅睺羅 青目 諸人 也是如此 直至清辨論師 造出了一部掌珍論 爲欲極顯「畢竟空」的妙義 破斥兼及於「有宗」的護法諸師 於是印土的大乘形成一大裂痕 他的弟子 智光遂承傳他的學說 成立了有名的空宗 而奉龍樹爲初祖

實則龍樹所以唱諸法皆空的妙理 專弘大乘的畢竟空義 其中却另有一個原故 那是一個什麼原故呢 他因爲當時一般學者 都着了「有」見 犯了一種增益執 特地取着般若的空義 針對他們的病根 一施其回春妙手 這原是他一時對治的方便 所以專弘了般若的空的一邊 後來諸師 却因此只認定了這無相大乘爲了義 更進而破斥法相 似乎和龍樹的本旨 未免有些出入的地方 而於整個的般若 彷彿只得了一半

自從本宗成立以來 那久隱山林的般若 纔嶄然露頭角 握得無上的權威

其有功於般若 實不在小

本宗與般若的關係如何 自不待煩言而解 試看 他所依的經也是般若 他所造的論也是般若 他所立的宗義也是般若 他所得的宗名也是般若 總括着說起來 他實在是般若為根本

本宗是大乘 又以般若為根本 所以說 般若是大乘的根本要義

第二節 印土有宗與般若

印土既習於小乘的教法 又多小乘的根器 當時諸部 正求諸法的決定相 執為實有 聞說般若諸法畢竟空的義理 如刀傷心 皆說「決定之法 今云何言無」 於般若波羅密多無得無著相中 作得作者相故 因此毀皆破壞 說他不是佛教 雖聞妙旨 竟不能信

同時又有一種人 深信大乘 廣弘般若的教理 但他不免又受着龍樹諸大士一時方便的影響 只看見了般若的空的一邊 雖捨了那種增益執 却又犯了一種

滅損執 也是一個大大的病根

當這樣的機而起的 就是無著菩薩 其時佛滅已九百年 當西歷紀元約四百年的時代 無著菩薩生於健陀羅國 承解深密經的旨趣 唱賴耶緣起論 專弘法相大乘 曾夜升兜率 請彌勒菩薩降於瑜遮那講堂 說瑜迦師地論百卷 自己又廣造論頌 也說着「有」 於一時學者的病根加以對治 而印土大乘的有宗由此濫觴

由無著而世親 由世親而護法 相傳不失 護法當西歷第六世紀的時代 闡揚法相大乘 不遺餘力 因與清辨論師相抗 對於空宗 也加以破斥 他的弟子戒賢 也與清辨的弟子智光對峙而立有宗 遂成印土大乘的兩大派

唐日照三藏語賢首大師曰「近代中天竺那爛陀寺 同時有二大德論師 一名戒賢 一名智光 並神解超倫 聲高五印 六師稽顙 異部歸依 大乘學人 仰之如日月 天竺獨步 軌範成規 各守一宗 互爲矛盾」

又 唐義淨三藏南海寄歸傳云「此間大乘 無過二宗 一者中論 二者
瑜伽」

可是無著菩薩專弘法相大乘的始意 却未必是有心和空宗作對 也不過是當
一時的機 所採取的一種方便罷了

但是這旗幟鮮明的有宗 實儼然和空宗宣過了一次戰 並且戰後的結果 還
是各樹一幟 勝負不分 那麼 他的力量 一定和空宗相同 他的主張 一定和
空宗相反 空宗既弘般若 難道般若之外 還有一個力量與他相同主張與他相反
的奇異物事麼

這却不然 須知空宗和有宗仍只是弘着一個般若 不過空宗專弘着般若的空
的一面 有宗專弘着般若的不空的一面 般若的空的一面 便是法性 般若的不
空的一面 便是法相 專談法性 所以只見他處處談空 專說法相 所以又只見
他處處說有 實際上說起來 法性的法 就是法相的法 當知談空即是說有 法

相的法 也就是法性的法 當知說有即是談空 只因爲從法的性上說 本來是空 便說了般若的空的一面 從法的相上說 分明是有 便說了般若的不空的一面 所以空宗和有宗 實在是一而二 二而一

並且 那說空的一面的 必須能發揮到不空的一面去 他纔不致落於小乘所執的空 而這說不空的一面的 又必須能歸結到空的一面來 他纔不致墮於小乘所執的有 試觀有宗的成立 和印人的小乘思想 雖有深切的關聯 但是他所說的有 比着小乘 却大大不同 如小乘的俱舍論所談法相 大乘的瑜伽師地論中 幾乎全有 不過小乘所謂法 均認爲心外實有 心能緣物 大乘所謂法 均認爲唯識所變 心外無物 雖同說有 而歸結乃是兩樣 所以小乘僅斷我執 大乘兼斷法執 小乘的有 纔於般若有些支離 若是說唯識所變 心外無物 又何嘗不是般若呢

話雖如此 但何以證明這有宗也是弘般若呢

說起這類的證明 倒也不少 只是一時不便觀舉 使讀者感着煩悶 我請將舊時一段筆記抄了出來 作爲答案 或者較有興趣 並且較爲扼要

性相對立 空有互諍 振古如茲 學者惑焉 予轉大般若初舉 繼以唯識三十頌 尋繹一過 乃深知二者固翕然出於一源也 此頌爲印土有宗要典 精密簡括 蔑有加者 瑜伽師罔不尊奉之 爰就所憶 摘頌中肯綮五處 以般若經文勸之 頗思握唯識之樞要而抉其微 挹般若之波流而弘其旨 雖未能至 或亦足以息千古之諍而釋學人之疑乎

(一) 頌云「由假說我法 有種種相轉 彼依識所變」

此三十頌中開宗明義處也 試勸以般若

學觀品云「但隨世俗假立客名」

學般若品云「如佛所說 諸所有法 無非假名」

巧便學品云「有情顛倒煩惱因緣 造作種種身語意業 由此感得欲爲根

本業異熟果 依此施設地獄傍生鬼界人天五趣差別」

多問不二品云「若隨實義 波羅密多及一切法 皆無此彼勝劣差別」

(二)頌云「是諸識轉變 分別所分別 由此彼皆無 故一切唯識」

此三十頌中正明唯識處也 試勸以般若

無性自性品云「無性法中 不可施設有諸法異 無業無果 亦無作用」

…愚夫異生 愚痴顛倒 於無相法 虛妄分別」

成熟有情品云「爲實有一切法 如諸愚夫異生執不 舍利子言 不也

世尊 但由顛倒愚夫異生有如是執」

佛母品云「善現白佛言 云何不見一切法故名示一切法相 佛言 由不

緣一切法而生於識 是爲不見一切法故名示一切法相」

實說品云「是菩薩摩訶薩 雖作如是大饒益事 而都不見真實有情得涅

槃者 唯見妄想衆苦寂滅」

(三) 頌云「即依此三性 立彼三無性 故佛密意說 一切法無性」

此三十頌中說三性三無性之總關鍵也 試勘以般若

般若行相品云「無性是一切法自性」

徧學道品云「諸法自性即是無性」

三漸次品云「於一切法皆以無性爲自性中 有性無性俱不可得 不應於

此執有無性」

(四) 頌云「此諸法勝義 亦即是真如 常如其性故 即唯識實性」

此一頌 乃三十頌之心也 此前明唯識相 此後明唯識行位 而此則明

唯識性 深密之旨趣歸焉 試亦勘以般若

真如品云「如是真如 常真如相 無時非真如相……諸法真如法界法性

乃至不思議界 皆最甚深」

實說品云「以一切法 一切有情 皆以真如爲定量故」

法性品云「是性寂靜 過諸名相 性是真實 遠離顛倒 性不變異 故稱真如 是聖智境 故名勝義」

(五) 頌云「若時於所緣 智都無所得 爾時住唯識 離二取相故」此一頌 乃三十頌之喉也 此前二頌明資糧位及加行位 此後二頌明脩習位及究竟位 而此則明通達位 聖凡之樞紐繫焉 試亦勸以般若無盡品云「當知菩薩摩訶薩 於一切法都無所得而爲方便 應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羅密多」

勝義瑜伽品云「若依勝義 能得所得 俱不可得 若謂此人得如是法 便有所得 有所得者 便執有二 不能得果 亦無現觀」

般若行相品云「若菩薩摩訶薩脩行般若波羅密多時 不見般若波羅密多 乃至不見一切相智 是學般若波羅密多 則能成辦一切智智 何以故 以無所得爲方便故」

這段筆記 雖說不詳不備 倒也可以作一個相當的證明 可知有宗也是弘着般若 並且和空宗根本一致

本宗是大乘 又以般若爲根本 所以說 般若是大乘的根本要義

雜記

影響軒叢話

西藏拉薩歸客云。其地附近。有一巨大之石佛。高約丈許。名曰情佛。相傳本係肉身。不知經幾千百年。漸化爲石。情佛甚著靈感。男女求者。但與情佛一吻。皆得滿願。近有啞男子向情人乞婚。百計獻媚。彼情人曰。君能言。當委以終身焉。啞男子竟不遠千里。詣石佛禮拜。抱佛大吻。再三不已。忽而能言。婚約遂成。情佛之名。於是益噪。噫。石而佛也。可證非情成佛。佛而情也。不如其還爲石矣。

有攜佛像數事求售者。閩公視之。設色殊鮮。金容亦端正。第多不合法度處。因歎謂。山僧曰。造像之不講也久矣。公斯事雖細。所關至鉅。能造像者。其於佛法。所得必已過半。自來金剛乘人。殆莫不工於造像。非瑩心於繩墨。卽致力於丹青。如日本弘法傳教諸大師。均有手迹。

留於東土。日人寶之。珍護備至。後之學者。猶可得而見也。中土古德。亦不多讓。載記所傳。班班可考。惜珍護無方。流傳甚鮮耳。造像法度。至嚴且密。關係於災祥者。經論每重言之。有時國家且設官監理。昔杭州衡岳。皆曾有造像提舉司一官。居是官者。大都一時名匠。深通釋典。精究法度。非常人所可任。流風未泯。至今衡嶽錢塘之間。猶有精造像術者。無如法運未昌。矇懂者多。供佛者既不必務求合法。造像者自不妨與俗浮沉。此道墮落。不堪設想。可慨也。

闍公問。今之天台子孫。皆自謂山家。又每稱理具三千。似多未辨當日山家山外之立異者。請詳言之。山僧曰。昔日天台山外。立理總事別之義。山家則唱事理兩重總別之說。皆約心佛衆生之三法而言之。山外謂心是理。爲能造之總體。佛與衆生。是緣起之事。爲所造之別相。故云理具三千而不云事具三千也。山家謂理既非總。有理中別故。事亦非別。有事中總故。是以事理各有總別。理總理別之三千。謂之理具之三千。事總事別之三千。謂之事造之三千。是爲事理兩重總別也。山家之言理具。誠不同於山外矣。

寺門左右。多有塑金剛大像者。高恆逾丈。相好威嚴。日本呼爲仁王。中國有悞以道家小說中。啤哈二將目之者。按毗奈耶雜事。佛許給孤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是知二大護法金剛耳。或又以爲密迹金剛。然大寶積經謂勇羣王二子。兄爲法意。曰吾自誓當諸人成得佛時。爲金剛力士親近於前。聞一切諸佛祕要密迹之事。信樂不懷疑結。弟爲法念。曰願諸仁成佛道。則當勸助法輪使轉。又謂其法意太子。卽今之金剛力士。名爲密迹者是也。其法念太子。卽今之梵王是也。依此則金剛力士唯爲一人。於是知禮大師又謂。據經唯一人。今狀於伽藍之門爲二像者。夫應變無方。多亦無咎云。

彭際清。初不信佛。好世間文字。後入道。慕梁溪高忠憲。廬山劉遺民。以兩公脩學地同名東林也。遂自號二林居士。著述甚富。有二林居集。其自叙云。予讀佛經。而得爲文之旨焉。旋乾轉坤。沐日浴月。華嚴經之文也。萬斛源泉。千尋飛瀑。般若經之文也。空山鶴唳。靜夜鐘聲。四十二章遺教經之文也。雖然有本焉。大智心所出生故。大悲心所成就故。前二者予志焉。未之逮也。或彷彿其影響者。其後之文乎。聞山僧近忽爲三數比丘所強。教之作文。以其閑散

之性。苦弗獲辭。聞公笑之。問曰。師近教人。乾耶坤耶。日耶月耶。爲泉爲瀑爲鶴爲鐘耶。山僧
蹙然曰。吾亦大悲心所成就故。彷彿其影響耳。

新聞

國內之部

北平鐵山寺案和尚上訴

北平鐵山寺案件。自經地方法院於上月間。判處電車工人子弟學校會計沈允方。教員曹敬業等詐財罪。各處罰金三百元後。惟被害人鐵山寺和尚德安澄修等。以鐵山寺此次失去財產甚巨。被害程度。極爲重大。法院方面。僅處以詐財罪最低刑罰。實屬情重罪輕。因此表示不服。乃向地方法院檢察處聲請再議。經該院首席檢察官鄒耀川審查該僧人所爲聲請再議一節。不能謂爲無理由。當即交令原檢察

之檢察官巫德源。代向河北高等法院北平第一分院。提起不服第一審判決。聲明上訴。聞高等法院北平第一分院。業已准其上訴。定於四月二十五日開庭審理。並傳訊各當事人等。屆期到案候審。聞鐵山寺僧人德安澄修等。以佔據鐵山寺廟宇。盜賣法器。搗毀佛像之主要人犯石又磊。白彥章。現均在北平居住。昨又請求法院。亦行拘傳到案訊辦。以免其逍遙法外云。

上海壽聖庵被法院封閉

上海北京路壽聖庵。因道契被湖社持不交還。并擬

將該庵改建英士紀念堂。特向法院提起訴訟。結果僧人敗訴。勒令遷移。但僧人意不甘服。久未遷行。日昨由上海法院。將該庵封閉。所有僧徒。均行遷出。由湖社代為租賃武定路武定坊房屋一所。遷移該處。暫行居住。聞將來新屋落成後。湖社再行指留適當部分以作應用。

普陀山擬建風景林

定海普陀山。為浙省名勝。山巒秀麗。名利林立。但羣山濛濛。無林木為之點綴。不無遺憾。前年聞會由該處各寺院自費。栽植馬尾松。苗木費一項支出一千五百元之多。惜栽植失時。保護未周。成活之樹百不得一。現定海縣長吳椿。有鑒于此。擬廣事造林。並妥籌保險之法。不但點綴風景。增加生

產。防止水災。裨益衛生。且足以增游人之興趣觀感。擬具辦法。提交建設會議。以便實施。其造林費用。由各寺院籌墊。管理與保護。則政府與苗圃任之。將來利益。除管費二成外。政府與寺各得其半云。

西藏名僧多傑格西在漢口佛

教會傳法祈禱

西藏名僧多傑格西。深通經典密咒。日前由西藏行抵漢口。武漢佛教會同人先期遍發通告。於四月九日。在漢口佛教會。恭請多法師修建祈禱和非法會。開示法要。並傳受結緣灌頂。及各種密咒。故是日會禮佛。預此勝緣者。為數頗衆云。

山西應縣釋迦塔之保護

山西應縣釋迦塔。在該縣城內西北隅佛官寺內。建於遼清寧二年。塔高六層。每層高三丈餘。最低層周有柱二十四。每層之中。均有釋迦像。最低層中之佛像。高約三丈。偉然坐於塔底。第六層之上。有南天門。出南天門而下望。有人豆馬寸之狀。南天門之上。有鐵甕龍蓮花盆等建造。相傳是路純以木料建築。甚爲玲瓏。滿清中葉。有縣官某。惑於風鑑。破壞是塔之靈秀。將每層之槓扇易以土牆。謂是塔之景。遂大減色。民十五之役。城被圍困。該塔以目標過大。曾遭礮火數十彈。然受彈處僅在土牆上顯有洞窟之遺痕。塔身並未受彈擊之影響。計建塔至今。已千餘年。依然光整。其塔之六層所

佔面積。上下均等。大爲奇觀。該縣公民。以如是宏大建築。誠恐年久失修。必至剝蝕傾圮。已呈請縣政府注意保護。防患未然矣。

上海日僑所設西本願寺行定

基禮

旅滬日僑所設之西本願寺。爲旅滬日僑二萬五千人之唯一宗教機關。近由該寺募集巨額基金。購地建築新寺。於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在老靶子路乍浦路角新基地舉行定基禮。中日各界士女到會拜者甚衆。由重光代理公使執槌定基建築委員織山等樹立基石。林雄吉齋藤等致祝詞。至二時散會。

國外之部

日本全國佛誕日之花祭大會

日本自明治維新改用陽曆以來。舉凡佛教上之一切儀節。亦皆依用新曆舉行。四月八日爲釋迦佛誕生之期。彼邦全國都市寺宇。皆舉行盛大之出世花祭大會。略將所聞。述之於次。

東京出世花祭大會。自前月來。卽已着着籌備。於本月八日正午。在日比谷音樂堂正式舉行。是時佛教各宗代表者。佛教各團體等數萬人。齊集會堂。首由安藤嶺丸氏朗讀開會宣言。繼則合唱歌讚。歎佛德文。各代表燒香禮拜。陸軍戶山學校之軍樂奉祝演奏大會等。午後一時爲青年大會。天童禮讚舞。一如洞禮讚。駒澤。立正。大正。東洋。日本各

大學。千代田。日之出女子職業。及其他佛敎主義女學校。各婦人會等之獻花供養。朗讀宣言。奉祝舞踊。直至午後四時散會。此外京都。大阪。神戶……等各大都會。及各寺院。莫不舉行盛大會議云。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一日發行

威音第九期

經理兼編輯 謝畏因

發行處 威音佛刊社

上海卡德路八十六號

電話三六〇四五號

上海北京路浙江路口

代印處 良晨好友社

電話一二三三八三號

地位	封面底	封後面	若述	後面	尋常	地位
全面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十元	十八元	全面
半面	二十元	十二元	十元	十元	十元	半面
四分之一	十二元	十元	十元	十元	六元	四分之一

郵票代價通用唯以半分一分為限

定價				零售 每冊一角 大一洋
全年	半年	每月	時期	
二十四元	十二元	二元	冊數	價目 郵費在內
二元	一元	二角	價目	